

ELLE 非凡未来计划
WONDER
Talents

鲍杨

刘娃

刘娃: 长款大衣CELINE by Hedi Slimane 鲍杨: 绿色长裤外套Ami



刘娃
Liu Wa

艺术家，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人类学与艺术专业本科双学位，攻读麻省理工学院艺术文化与科技硕士学位。刘娃的作品适用装置、影像、绘画等媒介，通过神经技术构建沉浸式的互动场域，质问人文与科技之间辩证的权力关系。她的作品展览及收藏于多个国家的美术馆与画廊。

鲍杨
Bao Yang

跨媒介艺术家和钢琴家。在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演奏，并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获得钢琴演奏本科和硕士学位。鲍杨多元化的作品融合音乐、电影及舞蹈，运用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创造多感官的艺术体验。鲍杨和刘娃共同创作作品《午夜魅魅》，并原创《午夜魅魅幻想曲》。

鲍杨 × 刘娃

在时间的荒原里同行

IN ART WE TRUST

羽毛毛衣Valentino 几何图案毛衣Lanvin

如果可以，刘娃和鲍杨希望一同拍摄，倒不是说不愿拍单人照，而是他们觉得，在一起时才更自然，无限接近平时的真实状态。

他们的艺术创作同样密不可分，几乎每一步都共同行进，不存在谁引领谁跟随。他们相信彼此的直觉和感受力可以弥补自身的局限。他们坚信着，两个人一定胜过一个人。

1_

在声音装置《超声物SOUNDMASS》现场，鲍杨和刘娃望着窗外的大楼，提及了“时间”，他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鲍杨是这样说的：“2021年7月17日，我们看到了它，用人的眼光去看，它就在那里。一百年后呢？也许会发生很美妙的事情，也许会发生很黑暗的事情，一切可能性都存在。我们正在时间中游泳，很难确定自己究竟是在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往左走或是往右走。”

倘若一个人在时间中游泳，可能就会如刘娃说的那样，艺术是这样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很孤独。但自从有另一人做伴，一切就变得不同起来。

2_超声物和超生物

上海徐汇滨江立着5个白色储油罐，它们原本属于龙华机场，如今被改造成上海油罐艺术中心。今年盛夏的某一天，在挑高超过15米的油罐内部，将释放某些“东西”，鲍杨和刘娃称之为“超声物”。

布展阶段，一切尚未搭建。油罐里冷气不足，即便什么都不做，也会有汗水沿脊背流下来。鲍杨站在油罐中间和工作人员沟通，不清晰的对话声波动着传到站在油罐边缘的我们的耳朵里。

刘娃拎了一袋咖啡走过去，问鲍杨需要喝什么，边说边将袋子搁在了地上。

鲍杨蹲下身子，从袋子里随意地拿出一杯咖啡，凑近杯沿喝了一口，用手抹了一下嘴。刘娃问，你需要管子吗？鲍杨摇摇头。

接着，鲍杨找到油罐正中间的位置，拿出蓝牙音箱，调整数次，抬头看看穹顶：“这里距离最大。”他拿出手机，播放自己创作的《午夜魅魅幻想曲》(Late Night Savage)。他举起手指，示意大家留意听音乐在空间里经过内壁反射产生的变化。

“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声音——回声造成叠加——你想象一下，声音原本是这样的，当它和另一个声音聚合，突然形成一个球体，这球体是你在其他空间中不可能遇到的。”

现场表演只安排7月17日这一天。

在鲍杨放下小小蓝牙音箱的地方长出一架施坦威钢琴和几个巨型音箱，它们的目标是从内部“占领”油罐，将它同化成最雄伟的发声器。此外，成为乐器零件的还有当天走进油罐的每一位观众。

两位艺术家觉得，油罐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比他们预期的要好出百倍。鲍杨说：“观众走进来围成一圈，声音又开始发生了变化了——就像是乐器一直在变。据说，当天来了500多人，人数增加

或减少，都会令声音发生改变，每个人都在改变这个声音。”

油罐内巨大而空旷，回声延时至少在7至10秒之间，因此鲍杨在现场必须随时调整弹奏的轻重缓急：“你要牵着它，不牵着它，它就会掉下来或者消失；它会和另外一个声音对上，当它们紧紧缠在一起的时候，我要用一种力量来打破它们。”

鲍杨用了“牵”这个字，仿佛存在某个被困于油罐之中的无形生物，它虽无形，但人们又可以明确感知到它的存在。它奔走、游动，时而温柔时而暴烈，遭遇同类会追逐、缠斗。它是鲍杨创造出来的。

“这庞大的声音是我弹了钢琴以后才会有的。”他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超shēng物，无论是生活的‘生’，还是声音的‘声’——我们都是超生/声物，因为我们都具有某种超越自我生理（极限）的力量。”

和其他艺术展一样，这场展览里除了鲍杨和刘娃创造出来的庞大“超声物”，还有各种琐碎的工作隐藏其后。从展厅安排的沟通到海报的张贴，甚至演奏会当天的人员报备，都由刘娃亲自处理，她是完美主义者（同时，她不忘补充“有时候，鲍杨比我更完美主义”）：“每个细节如果不是自己说的话，肯定不会完全称心如意。”

刘娃让鲍杨专心只想着演奏一件事：“他演奏的时候非常辛苦，需要思考很多事情，我知道。那么我希望他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用想，都由我来负责，他只需要感受空间、声音和他之间的关系。没有他的演奏，这一切都不会成立。”

3_死亡谷和拥抱感

当然，并不能说是刘娃“支持”鲍杨的创作，更准确的用词是“合作”。于是我们谈起那场死亡谷之旅，谈起刘娃鲍杨因旅程而创作的《午夜魅魅》——这是一场单独的展览，也是《超声物》现场放映的影像，聚焦风滚草、向日葵和骆驼草三种植物的日与夜。

死亡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东南部，地势险峻、气候恶劣，是北美洲最干燥的地方。“因为道路复杂，又常遇到极端天气，所以一直是他开车，每天开八九个小时。”鲍杨开车时，刘娃负责查资料、看路况，所有分工是自然而然的。

这是一段需要彼此照料依赖的旅程，极端环境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压缩：“我们自觉地保护对方，包括在人身安全上、在饮食上，我会淋着大雨做饭，她会淋着大雨找路……我俩的创作也是如此，完全平等，她是女人，也是男人；我是男人，也是女人。”

这里是死亡谷啊，如T.S.艾略特诗句中的意象，“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时间被——抚平。

相识前，鲍杨和刘娃没有听说过对方。刘娃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艺术文化与科技硕士学位。鲍杨曾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物理学教授合作了一个关于“黑洞”的歌剧。一见面，他们就立刻发现，两人之前所做的事情，此刻感兴趣的方向，甚至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都是相近的。>

艺术，对我们来说是基础，它就是空气，就是光，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 鲍杨



涂鸦卫衣Lanvin 结构式外套dunhill



羽毛毛衣Valentino

他演奏的时候非常辛苦，需要思考很多事情，我知道。那么我希望他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用想，都由我来负责，他只需要感受空间、声音和他之间的关系。没有他的演奏，这一切都不会成立。

—— 刘娃



黑色高领毛衣CELINE by Hedi Slimane 长款外套、丝质半身裙 均为Prada



究竟选择掉头，还是继续前进，没人知道
当下的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无论决定是对或不对，我们都是一致的。

——刘娃

刘娃：黑色结构内衣Yoeyyou 镂空针织衫Valentino 牛仔长裤DIOR 黑色短靴CELINE by Hedi Slimane
鲍杨：黑色针织衫、黑色长裤、大衣均为Dior Homme 帆布鞋Ami

鲍杨是天真的创作者，他真诚地说道：“艺术，对我们来说是基础，它就是空气，就是光，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午夜魅魅》的合作不是在讨论中诞生的，是“自然地，种子生长出来”，是“我们去旅行，在旅行中产生的”。就像其英文名字的由来：深夜，两人在洛杉矶停车，鲍杨没能停到一个“完美”的位置。他们开始担心会不会吃罚单。车内正好在播放21 Savage的Savage Mode，于是鲍杨和刘娃突发灵感，不如就叫“Late Night Savage”。

我们问起鲍杨，在旅途中某个令他难忘的场景——此刻在他脑海中浮现的。他说：“是那天晚上，车胎爆了。我们正在拍摄，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还有大自然。接着下雨了，死亡谷（在那个季节）几乎不下雨，那个味道，像是死亡和复生的味道。我们就一直拍一直拍，哪怕车不能动了，我们也会拍下去。”

之后，又单独问了刘娃同一个问题。

刘娃想了一会儿，说：“我跟他说的可能是同一个，爆胎那次。”她又说起旅行行程过半，突然发现其中一种植物的拍摄素材不够，“我们下决心开回去，现在听起来‘开回去’是很轻松的事，但其实没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开好几天，才能回到原先的地方。你很难预测接下去会碰到什么状况，可能突然就下雪了……究竟选择掉头，还是继续前进，没人知道当下的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无论决

定是对或不对，我们都是一致的。”

有惊无险的故事有许多，最叫人难忘的是鲍杨讲的——称不上“故事”，更像某个片段。

鲍杨和刘娃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音乐。一路上，他们听了许多音乐，各种各样的音乐，统统来自鲍杨的playlist。他根据车窗外的景色、情境，选择恰当的音乐，“我觉得，这个音乐很适合此时此刻，我把自己对音乐的感觉分享给她。这是我俩的时间、我俩的故事，也是我俩跟大自然的故事。”

鲍杨曾一个人来过死亡谷，在200万年前，死亡谷还拥有内海和湿地，如今水分蒸发，干涸成谷。“在这里，你会有一种怀念，对地球、大自然的怀念。这里充满了拥抱感。”鲍杨希望可以带刘娃去这个全世界他最喜欢的地方。

4_耳朵和眼睛

我们的拍摄棚靠近河道，这里曾是上海机床厂的厂房，如今被改建成了影视产业园。恰是台风“烟花”来袭前的大晴天，远远看着鲍杨和刘娃经过一面涂鸦墙走来，突然想起鲍杨曾说过：“我们的合作是最完美、最和谐的。”他们跳过了磨合和获取信任的步骤，直接进入“不约而同”的轨道：在意视觉和听觉的结合，善于塑



不是永远盯着对方，而是往前看，
我们看的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间，只不过，
我们感受到了对方的灵魂和心。

——鲍杨

造沉浸式的多感官体验，并与科技紧密结合。

两人绝不是一方顺从另一方：“我们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想法，加在一起，变成了我们都意想不到的答案。”该如何形容呢？鲍杨用了一个比喻，像放风筝，“放一放，又得拉一拉，不能永远拉风筝，拉太紧了就没有了flow，没有chance进来，你要相信chance。对我来说，在进行一些高于自身的创作时，不能只依赖自身的经验，因为每个人的经验都有其局限性。”

他们总是学着将自己放低，这样才能看得更多，感受更多——“Feel more。我们做的不仅仅是让自己feel more，更是在想各种方法让大家feel more。”

在创作《午夜魅魅》的时候，刘娃会问鲍杨，你觉得这个黑色几何形放在哪里最合适？

在多数情况下，鲍杨给出的答案和刘娃设想的答案相似，但偶尔也会产生偏差，刘娃提到一幅画，“画中是向日葵，底下有一个巨大的黑色矩形，那就是他想到的。最初我想画的是三角形，是出于学绘画的人对构图的直觉，是一种固有思路。我不会把巨大的黑色矩形放在那个位置。但那种令人不舒服的感觉，反而会让观众打一个问号——打一个问号比打一个句号更好”。

“又比如，某一幅画中有一个圆形，鲍杨一定要我把圆形往下

挪一厘米，我说，现在这样我觉得特别舒服，也不差那一厘米——那也是我的直觉。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为什么不能‘难受’一点呢，为什么要那么‘舒服’呢？”

刘娃相信鲍杨的“眼睛”，正如鲍杨相信刘娃的“耳朵”。

在音乐上，鲍杨一定是更专业的。他三岁半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之后在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演奏，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获得钢琴演奏硕士学位。“音乐家光依靠耳朵是不够的，如果那样，还不如当一个机器。我相信刘娃的耳朵，是相信刘娃这个人，相信她从耳朵收到的一些信息。”

“我相信刘娃，甚至超过相信很多专业人士。因为专业中有陷阱。每个人都会落入陷阱，我也会落入自己的陷阱。但我俩刚好可以填补对方的陷阱，最终变为平地，而不是‘啪’地变成两个大坑。”

“你怎么那么形象，都有画面感了。”刘娃笑道。

热烈地信任对方，同时保持纯粹，纯粹的源头是“对音乐的爱，对艺术的爱，或者说，对自然的爱，对宇宙的爱，热爱的过程中，尽量做一些有趣的东西”。鲍杨和刘娃同行，“不是永远盯着对方，而是往前看，我们看的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间，只不过，我们感受到了对方的灵魂和心。”